

諸儒鳴道

四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五

橫渠經學理窟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恭酌古今順人情而為之今為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也也有人又有伯祖而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為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為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為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踈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

橫語五

一

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祭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牖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几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踈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為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為備須是豫故至

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簿正之物多無妨

古者既為孟月之祭又為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為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禘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

禮記注

二

子善之知道有比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腍鬻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摠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為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為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為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器

橫語五

三

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教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至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檐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所以安置之所不見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

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主之主而行以此視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禘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禘也止可謂之合食

禘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祔其祖者男祔其姑者婦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為祭祀吉凶冠昏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為墀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墀皆有等差定數至於

橫語五

四

鬼只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  
在廟與壇墀之數即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  
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  
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  
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是壇墀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  
血毛以為尚也孝經言為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  
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死為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  
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  
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  
像聖人為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為八昆蟲是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禱祈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 月令統

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為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為政於天下

橫書上

五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益是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秦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為秦社王社王自立為社必在城南在漢猶有秦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

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

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祫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

橫語五

六

日祭之禮比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

喪終乃可祔也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暮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

用主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櫛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無設為重鬲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篋為之

又設於中庭則是斂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依之既葬然



後為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為主故以重為主今人之喪既為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槨言并槨以大本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正叔嘗為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

橫書

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七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為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為族屬之親

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  
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  
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禮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  
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為  
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  
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  
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  
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娶妻  
是已自冠娶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  
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

橫語五

八

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  
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  
喪之為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  
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  
我循理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  
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  
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  
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吊服  
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為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為母期母如  
何却服斬此為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

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歉也處合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為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夫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十七月也

大功已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暮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美之

古者為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橫語五

九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服制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為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居正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疎屬為之後也

有適父母在其所生之母死雖服總亦當心喪難以求  
仕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理焚之  
禮至於衰經冠屨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  
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嘗謂喪服  
非為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  
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為敬喪  
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 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  
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做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  
有喪者則專在哀不為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  
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  
勞之事皆是不貳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  
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

橫語五

十

人以為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  
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  
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  
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  
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交經練  
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  
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  
服重者以易輕者以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  
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  
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斬衰之麻則與齊之首  
經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又不敢為齊首之

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矣

練衣必煨煉大功之布以為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古非吉也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為末齊衰不言末

橫語五

十一

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末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特牲少牢饋食一出孺子之學不勝欽嘆父母

諸儒鳴道卷第十五

諸儒鳴道卷第十六

橫渠語錄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曾聞夫子言性與天道但子貢自不曉故曰不可得而聞也若夫子之文章則子貢自曉聖人語動皆示人以道但人不求耳

不可使知之以其愚無如之何不能使知之耳聖人設學校以教育之豈不欲使知善道其不知愚也後世以爲民使由之而不使知之則其待聖人也淺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有所執而不移也

毋固者不變於後毋必者不變於前毋四者則心虛虛者止善之本也若實則無由納善矣

橫語一

先之勞之身先之必勞之愛之能勿勞乎愛之則已須勤勞以求其養之之道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天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生知有小大之殊如賢不肖莫不有文武之道也

忠信如丘生知也克念作聖學知也仲尼謂我非生知豈學而知之者歟以其盡學之奧同生知之歸此其所以過堯舜之遠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發憤而化至于聖耶抑每有悟而忘食遺老邪仁者壽安靜而久長壽之象也

信近於義猶言言近於義則信可復也復踐也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  
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  
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即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  
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  
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擇不處仁焉得智是擇善也孔子所擇亦不過乎仁然  
而仁也又有守得處在求之

舜非致曲而至于聖人何以以孝聞曰不孝舜之父母  
異於人之父母故以孝著也

夫子之門父子共學而賢者點與參也點好學樂道

禹吾無間然無間隙也故其下所舉之事皆善也聖人

精語上

二

猶看之無隙衆人則可知

顏子問爲邦

云云

三代之文章顏淵固皆知之故於其

所知而去取之曰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  
放鄭聲遠佞人此則法外意如道千乘之國之意不與  
已舉行者故事相干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亦人之所  
難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問  
意思言語及所居之位

誦詩三百止亦奚以爲誦詩雖多若不心解而行之雖  
授之以政則不達使於四方言語亦不能如此則雖誦  
之多奚以爲

大武可以爲也盡見武王之事便可爲看了武特地知

虞舜舜之時又好德性又備禮文又備文而靜孔子言弗可及也更不說可知

揖遜而升下或以爲絕句謂揖遜而升降也及以射禮不勝者亦飲之堂上故不言下而飲非也升而遜可也下而遜無此理也禮文雖不說下而飲不勝者自下而請飲勝者又不可之於下故升飲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止試矣言於人之毀譽誰爲毀誰爲譽若有所來譽者則我將有所試矣不言試所毀此義正與采苓問人之爲言者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無然惟下言人之爲言胡得焉亦不考其舍旃之言獨於人之爲言者考其實仲尼未嘗見毀人其於弟子有所進退者止是言其實耳

橫語一

三

卷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顏孟有無優劣同異

顏子用舍與聖人同孟子辨伯夷伊尹而願學孔子較其趨固無異矣考孟子之言其出處固已立於無過之地顏子於仁三月不違於過不貳如有望而未至者由不幸短命故歟

時雨化之春誦夏弦又言當其可之謂時成德因人之有心當成說之如好貨好勇因爲其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形色如生色也睟然見於面云云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于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



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告子不動心必未有以取材也

必有事焉四字更求之

四詞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尚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事實到如此則更何須言天何言哉

成德者如孟子語宋桎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因而成之答問者必問而後答也

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橫語上

四

濟

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義也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孟子於聖人猶是粗者

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然其術未至者又烏能服人以善養之者凡教之養之皆養人也

夷子謂愛無差等非也謂施由親始則施愛固由親始矣孟子之說闢其無差等也無差等即夷子之二本也彼有取焉耳謂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

忘勢之人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忘人之勢五人者能忘獻

子之家也不能忘獻子之家則爲所輕獻子亦不肯與之爲友矣

盡天下之物且未須道窮理只是人尋常據所聞見拘管局殺心便以此爲心如此則耳目安能盡天下之物盡耳目之才如是而已須知耳目外更有物盡得物方去窮理盡了心性又大於心方知得性便未說盡性須有次叙便去知得性性即天也

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否亦有甚不幸者亦有命也臨時却智之於賢者則不獲知也

精語二

五

陳明

學者須要識所惡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不常者與常者處則十事必十次怒爲他常是過九次未怒已是大段包忍十次則須怒

觀虞書樂大禮備然則禮樂之盛直自虞以來古者雖有崩壞之時然不直至於泯絕天下或得之於此國或得之於彼國互相見也

假令宮縣雖鍾鼓四面同設其四隅必別各有鼓人有陰疾者先雨必有驗斯可候雨此動乎四體也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是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又有人語怪爲人所難理不勝則就上更說將去是質  
疑事如此則過益過非可遂非也

祭用分至啓閉取其陰陽往來又得其氣之中又貴時  
之均也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  
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  
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己德性  
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食則遇毒不悟凡食不義便是遇毒

其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  
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致自傷者又禍未必

橫語上

六

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古之衣服器皿之類必要知其作之者

古人道古物故盡物之象然後經義可說也無證不言  
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

若以聞見爲心則止是感得所聞見亦有不聞不見自  
然靜生感者亦緣自昔聞見無有勿事空感者

聞見不足以盡物然又須要他耳目不得則是木石要  
他便合得內外之道若不聞不見又何驗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  
母只欲學者出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觀之方均  
故人有見一物而悟者有終身而悟之者

以己孝友施于有政之人是亦己為政之道如以溫良恭儉遜化於國君猶國君重信之是以溫良恭儉遜施于有政也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之神不歆享也

路鼓鼓鬼享必在北近堂天子五門路正在北路大也路門路寢皆特大路鼓之名恐由此得之

擊石拊石獨擊謂之擊若編磬則聲有高下擊之不齊故謂之拊今謂之拊響然也琴瑟亦謂之拊以其聲不同也

物怪衆見之即是理也神也偏見之者非病即僞豈有一物有不見者有見者偏見者即病也人心病則耳目亦病今日月之明神也誰有不見者又如殞石于宋

橫語上

七

是昔無今有分明在地上皆見之此是理也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者才劫之不測又早是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情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已即說無反入於太無見人說無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非也

凡言自信與不動心同亦有差等告子不動心孟子亦不動心勇亦然

孔子所不語怪者只謂人難信所以不語也十詩之作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救之不過失數矢而已故此詩但可免不言之失今同者固不言不同者又一向不言不言且多故識言之亦使知不同者不徒閑過而已極只是有一不同耳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寒食周禮禁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高其時禁之以防其太盛野人鄉里尤甚旣禁火須爲數日糧旣有食因重其祭祀十月一展墓亦可用以其草木初生初死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

橫語

百姓爲芻狗此則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患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洪道也

人則可以管攝於道道則管攝人此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也人則可以推洪於道道則何情豈能洪人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必自嬰孩始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性美教之便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火之上堂則時其上堂而朴之若或不常旣撻其上堂又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日撻而求不升堂不可得也是施之妄莊生有言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有決之之怒養與類尚爾況於人乎故養正者聖

人也

人言四月一日爲麥受胎殆不知受胎也久矣草木之寔自其初結時已受胎也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不納也今石田雖水潤之不納其乾可立而待者以其不納故也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如心性之闢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橫語上

九

狎大人大人寬容有德度者以其有德度容人故狎狎侮之也侮聖人之言聖人之言直是可畏少犯之便有君子小人之別

諸儒鳴道卷第十六

溫良恭儉遜何以盡夫子之德人只爲少他道德之字不推廣見得小溫良恭儉遜聖人惟恐不能盡此五德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聖人惟憂不能盡忠恕聖人豈敢自謂盡忠恕也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于無窮方爲博施言朔南暨聲教西被于流沙是猶有限此外更有去處亦未可以言衆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已然安得如此

橫語口

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於禮庶人之禮至略直是不責之難責也蓋不足用智不能及若學者則不在限爲己之所得所行己之所識也某以爲先進之說只是行己之志不願乎在外誠盡而止若孔子必要行大夫之祭當其退時直是不可爲也故須爲野人無柰何又不可不爲故以禮樂爲急刑不上大夫雖在禮有之然而刑不上大夫官有士師而已

有虞氏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言堯舜只是納于大麓元不曾有封大麓如後世尚書之任夏后氏謂以君而得天下商人周人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

其君之身以衆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

昔謂顏子不遷怒爲以此加彼恐顏子未至此地處之太高此則直是天神顏子未必能寂然而感故後復以爲不遷他人之怒於己不貳過不貳己之過然則容有過但不貳也聖人則無過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毋意毋常心也無常心無所倚也倚者有所偏而係着處也率性之謂道則無意也性何嘗有意無意乃天下之良心也聖人則直是無意求斯良心也顏子之心直欲求爲聖人學者亦須無心故孔子教人絕四自始學

橫語中

二

方伯補

至成聖皆須無此非是聖人獨無此四者故言毋禁止之辭也所謂倚者如夷清惠和猶有倚也夷惠亦未變其氣然而不害成性者於其氣上成性也清和爲德亦聖人之節於聖人之道取得最近上直鄰近聖人之德也聖人之清直如伯夷之清聖人之和直如下惠之和但聖人不倚着於此只是臨時應變用清和取其宜若言聖人不清聖人焉有濁聖人不清聖人焉有惡

禹稷顏回易地皆然顏固可以爲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如何也雖同時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天子豈有弃顏子而不用同室鄉鄰之別有責無責之異



耳孔顏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果哉末之難矣言為言之果容易發言也無所難是易其言也彼之有心哉亦未必知音如此蓋素知孔子德

橫語中

三

望故往來去耳

又作來往言耳

為命去去猶成人之為我為命則須是討論修飾潤色乃善取此衆人之長方盡其善鄭介於大國之間其時得以不屈辱特由為命之善也言此時未有能兼備此衆善以為命者成人之義亦謂兼此衆善可以為成人孟公綽趙魏雖大家然令不出家事不至大勝薛雖小國蓋其國體有禮樂征伐之事其事亦大須才足以治之此評人品也

林放問禮之本禮之本所以制奢也凡禮皆所以致奢獨喪則情異故特舉之喪只為人易忘所以勉人之難孔子猶曰喪事不敢不勉

二十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不敢遽為成人之事也三十

博學無方猶智慮通達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言戰粟孔子罪其穿鑿也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若以不知為知則所知亦不知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此皆言其不可救且言有淺深事已成何須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何必咎之

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紅紫不以為褻服近身衣也以紅紫為之不宜也非為以間色而賤之雖褻服不用也禮服非止用五色之正雖間色亦有為之者

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言非所取也無道則愚近於詐不可學也

精語中

四

攻乎異端攻難關之義也觀孔子未嘗攻異端也道不同謂之異端若孟子自有攻異端之事故時人以為好辨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道之小成者也若言必信行必果是也小人反中庸亦是也此類甚多小道非為惡但致遠恐泥信果者亦謂士之次反中庸而無忌憚者自以為是然而非中庸所謂小道但道之小耳非直謂惡

笙鏞以間謂東西鏞磬間作也

樂言拊者大凡雜音謂之拊獨者為擊笙鏞鍾磬皆可言拊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

所思所存益以堅瑩

萬物生死成壞均爲有知

不礙於物而物亦不能礙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求新意

權量宜而行義之精道之極者故非常人所及取名則

近取材則難即道也不可妄分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抗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

積善中

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來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

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反至窮極亦以爲夢

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盡不如易之窮

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

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暮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

如此亦是一時節暮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

大綱慣說學者又且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

功去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恨

義理無形體要說則且說得去其行持則索人工夫故

下學者所以鞭後而趨齊也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  
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則一件物亦有  
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  
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  
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  
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古且無一同者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  
猶未易言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隱一不知也匹夫匹婦可以與  
知與行是人所常用故曰費以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  
知不能是隱也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  
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

望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言其體也言  
其大則天下莫能載言其小天下莫能破此所以見其  
虛之大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  
文勢上下意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  
人乃明道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  
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心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

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  
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憂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  
質之太煩則泥大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凡可狀皆有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  
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也

志於道道者無窮志之而已據於德據守也得寸守寸  
得尺守尺依於仁者居仁也游於藝藏脩息游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  
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以槩而言

樂山樂水言其成德之仁者如山之安靜智者如水之  
不窮非謂仁智之必有所樂言其性相類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徇難近於並耕爲  
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  
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  
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  
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節則爲惡

可欲之謂善凡世俗之所謂善事可欲者未盡可欲之  
理聖賢之所願乃爲可欲也若夷惠尚不願言君子不  
由也清和亦可言善然聖賢猶以爲未足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

釋氏之說所以陷爲小人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  
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污漫無所執守所以

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疾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

覆露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

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貴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

則為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為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

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見此非學造至約

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錄錄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

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告子所止到已言

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

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

命立而後心誠題盡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寔也萬物

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寔也

誠者虛中求出實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之事在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

故須行寔事惟聖人踐形為寔具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

道也

橫語中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  
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  
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  
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  
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

言虛者未論陰陽之道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  
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不可知也  
以其虛也

橫語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  
中來

諸儒鳴道卷第十七

諸儒鳴道卷第十八

橫渠語錄下



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央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謂五帝皆黃帝子孫於理亦無黃帝以上豈無帝王大雩龍見而雩是也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有水旱則別爲雩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當蓋禮者

橫語下

一

共六

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叅校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先嗇是始治稼者據易是神農也司稼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綴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穡所成舊說以昆虫爲百種昆是爲害者不當爲百種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穡而已此蜡是報成之祭故所祭甚有重祭之者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



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隱居以求其志求志欲盡道也問學求放心於其失而已

時雨化之者如春誦夏弦亦是時反而教之亦是時當其可之謂言及而言亦是時言及而言非謂答問也亦有不待問而告之當其可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

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觀己以化也如顏子大率私淑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但修此以教人顏子嘗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於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正皆是私淑艾

橫語下

二

卷之三

作於此化於彼如祭祀之類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時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為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違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則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

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本况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

橫語一

三

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偽迹俱辨則都無也

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人倫道之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以為有意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爾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也動歲年間只是變得此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有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子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為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劇有知

長安子細者然某近來思慮道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  
既知億度屢中可用則可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  
成一次第但患學者患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  
為應科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呂范過  
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猶以褊隘  
然褊不害於明何以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  
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  
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習者自胞胎中以  
至孩嬰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  
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  
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  
鞭後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粗

橫語下

則是人之性則同氣則天理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  
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  
于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却是正當其如  
此則漸寬容苟至於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  
不害於明也須知自明誠與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  
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  
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  
是以仲尼為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  
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  
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成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  
理窮理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是學也長而學固謂之

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可不謂之學學與教習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更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則上去上去只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一副當世俗便自然脫灑也又禮則可以守約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至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爲少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有害欲速則不達則須待歲月須得

積善下

五

明

音訓雖真偽未可知然從之不害爲經義理所主義則音使不動如地名名從中國號從主人名者文字號稱呼也

鷄鳴鵠不能如時必老鷄乃能如時蟻鬪必有大者將領之恐小者不知鬪然風雨陰晦人尚不知早晚鷄則知之必氣使之然如蟻之鬪不知何緣而發

言不下帶是不大聲也人發聲太高則直自內出聲小則在胃臆之間不下帶者氣自帶以上也

湯征而未至怨者非言史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甚至有事當其時則傾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如朋來而樂方

講道義有朋來悅盡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謂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縱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見周公不踰矩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荅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言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

橫卷下

六

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

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効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近或顏子後言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得造深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鈞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摠也今言盡物且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

精言一

一

方伯和

只據已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心也窮理則其間細微甚有分別至如徧樂其始亦但知其大摠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盡心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禮物因物取稱或物之後而不可常也他人之才未善故宜飾之以文莊姜之才甚美故宜素以爲絢二素字用不同而義不相害倩盼者言其質美也婦人生而天才有甚美者若又飾之以文未宜故復當以素爲絢禮之用不必只以文爲飾但各物上各取其稱文太盛則反素若衣婦尚褻禮太盛則尚質如祭天

掃地繪事以言其飾也素以言其質也素不必白但五色未有文者皆曰素猶人言素地也素地所以施繪子夏便解夫子之意曰禮後乎禮所以爲飾者也素字使處雖別但害他子夏之意不得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此當通爲一段中有子曰隔不得論語中若此者多中行固善也狂狷亦是有常德若無恒不可以測度其鄉原是故曰不占而已矣

諸儒鳴道卷第十八





